

錢穆

◎ 钱穆作品系列

宋代理学三书随劄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钱穆作品系列

◎ 钱穆 著

宋代理学三书随劄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宋代理学三书随割 / 钱穆著. — 3 版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6.7

(钱穆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108-05679-5

I. ①宋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理学—研究—中国—宋代
IV. ① B244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64093 号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装帧设计 蔡立国
责任校对 张睿
责任印制 崔华君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网 址 www.sdxjpc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2006 年 8 月北京第 2 版
2016 年 7 月北京第 3 版
2016 年 7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375
字 数 145 千字
印 数 30,001—35,000 册
定 价 32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序

余自八十岁后，双目模糊，已不能再读书，但亦不忘时有所撰述。一九八一年之秋，迄于八二年之夏，为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诸生开讲周濂溪《易通书》及朱子吕东莱所合编之《近思录》。随讲随作劄记。又元代刘因所编《朱子四书集义精要》一书，字体大，略能诵读，亦写为劄记。合编为《理学三书随劄》。于余旧撰宋明理学概述，及所收入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中自宋以下有关理学诸篇，以及《朱子新学案》一书，或有重复义，或有新出义，读者合而观之，亦可见余对理学见解之一斑。

余又同时有《论文化传统中之士》上下两篇，亦附编于本书之后。窃谓自战国以来，中国社会特有士，乃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特征。两汉以来之儒林，宋明以下之道学，皆士也。即道释两家中亦多士。明于其所以为士，乃知其所以为学矣。亦合而观之，乃庶

知中国学术之大统。再以会合之于中国历代之史实，则知凡学之成体，亦必兼有其用矣。其所为学之是非得失，高下大小，则必凭史实而衡定之。又略论朱子学之主要精神一文，为余应美国在夏威夷召开世界朱子哲学会议之邀，未克出席而作。时为一九八二年七月。又《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》一文，为余应香港中文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学术讲演之邀而作。时为一九八三年四月。此两文亦并附于后。是为序。

一九八三年夏钱穆识于台北士林之外
双溪时为八十九年之诞辰

目 录

序 / 1

《朱子四书集义精要》随劄 / 1

《大学》 / 2

《论语》 / 18

《孟子》 / 77

《中庸》 / 101

周濂溪《通书》随劄 / 113

《近思录》随劄_上 / 154

《近思录》随劄_下 / 173

附录 / 200

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士 / 200

再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士 / 218

略论朱子学之主要精神 / 233

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 / 242

《朱子四书集义精要》随劄

朱子成《论语孟子集注》，《大学中庸章句》，为其毕生瘁精尽力之作。而务求简明，下语不多。在其文集语类四书或问诸书中，逐章逐句，讨论发明，为集注章句所未及者，实繁有之。后人荟萃为《朱子四书集义》。元初刘因静修加以删节，为《朱子四书集义精要》。其书后世少流传。故宫博物院就元刊本重为印行。余自八十岁后，两目模糊，不能读书。惟此书字大逾恒，勉得诵览。又可遇倦即止，不须通篇读下。余八十七岁生辰之前，天暑蒸溽，偶取此书，晨夕伏案，藉资消遣。随有劄录，管窥蠡测，聊以成编。工毕于八一年八月之四日，在余八十七生辰后二十五日。先后亦几两月之久矣。耄老荒昧，仍复惜而存之，读者幸加鉴谅。

《大学》

(一)

朱子曰：“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，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。故为学要先识其外面规模如此之大，而内用工夫以实之。”今按：程朱表章四书，其义在此。如《大学》一篇，明明德亲民以止于至善，此即其规模之大也。然尽在外面。至于舍此而仅求独善其身，则本末内外先后大小之辨，便已失之。近人疑程朱理学偏重内，可于此知其非矣。朱子又曰：“吾儒必读书，逐一就事物上穷理。异端之学，一切扫去，空空寂寂，然乃谓事已了。若将些子事付之，便都没奈何。”则谓程朱内究心性，看轻外面事物实用处，必误无疑。若以当前中西学术相比，则可谓西学重外，中学重内。中学内究心性，而西学不之及。此又所从言之各异，当加明辨。

(二)

朱子曰：“虚灵不昧便是心，此理具足于中，无少欠缺，便是性。禅家则但以虚灵不昧者为性，而无具众理以下之事。”今按：中国传统文化可称为人本文化，以其一切以人为本。人间众事，是非得失，不衡量以人心，则何由而判。故曰，虚灵不昧，此理具

足。万物各有理，岂能具足于人心。西方科学家各就物处求理，尽可与人无关。如生物学研究一切生物之理，钻寻无微不至，然与人生之理，则有相距甚远、渺不相关者。人生当何去何从，生物学家转置一旁，不加理会。亦可谓有得于物性，却无得于人性，此与禅家有何不同。

朱子曰：“人只一心为本，存得此心，于事物方知有脉络贯通处。”今按：人生以己之一心为本，此语无可怀疑。人心与外面事物之脉络相通处，中国人即谓之理。若略去人心，必从客观来外求物理，则原子弹可以多杀人，亦是物理。但人理中决不许其如此。今日西方文明多从物理来，但不求人理。原子弹发明，特其后起之一项而已。其他机械，有害人理者，多可类推。兹不详论。

（三）

朱子曰：“悚然一念，自觉其非，便是明之之端。”今按：可见《大学》言明明德，乃指明人道，非是明物理。

又曰：“明德统言在己之德，本无瑕垢。至善指言理之极致，随事而在。”又曰：“善字轻，至字重。”今按：科学发明亦可谓是人之明德，亦未尝不有善。但不得谓其皆是至善。今日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皆赖科学发明，其事岂尽属至善乎？中国人非反科学，但

科学亦须止于至善始得耳。

(四)

朱子曰：“静是就心上言，安是就身上言。静安颇相似，安盖深于静也。”今按：是心静了，还求能身安，则身之安更进于心之静。何得谓宋儒重言心，轻言身。理学家语语必归落到实际人生上，亦岂空作哲理高论，便算能事已尽。

又曰：“公但能守得块然黑底虚静，不曾守得那白底虚静，须将那黑底打成个白底，使其中东西南北玲珑透彻，虚明显敞，如此方是虚静。若但守得黑底虚静何用。”今按：朱子此处分别黑的虚静与白的虚静，可谓发人所未发，言人所未言。道家好言虚静，庄子书中并屡引颜渊为说。周濂溪言，志伊尹之所志，学颜子之所学。颜子之学，先有外面一套规模。庄老道家亦不得谓其非有外面一套规模，则其言虚静亦应是白底非黑底。孔门四子言志，孔子有吾与点也之叹。亦因三子志于外，而曾点则有一番虚静之意。但曾点心中决不能如颜子般白。宋明儒中亦多重视与点一叹者，不先存黑白之辨，则终有病。西方人绝少言虚静，此亦中西文化一相异。

又曰：“定静安，是未有事时胸次洒然。虑是正与事接处对同勘合也。”今按：西方人只注意与事接处，事后乃觅一段休闲娱乐时间。然仍与事接，特转

换一对象耳。不似中国人要一胸次洒然时。

又曰：“定静安虑得五字，是功效次第，不是工夫节目。定静安三字须分节次，其实知止后皆容易进。能虑能得最是难进处。多是至安处住了。能虑去能得地位虽甚近，然只是难进。挽弓到临满时，分外难开。”今按：近人好言进步，实是要先知止，始能进。否则今日进了，若见为昨日之未进，即是退。明日进了，又见为今日之未进，仍是退。岂不永求未来之进步即见为以往之退步，进退漫无标准而永无止境乎。又功效与工夫不同。朱子又说：“工夫全在知止，能字盖滔滔而去，自然如此者。”又说：“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。”今按：此处却是中国文化传统义利一大辨所在。所谓事理，乃指其事该如此。所谓得，乃指此事达到该如此地位，亦即所谓义。非是其事要达到我所欲的地位，此则为利。为父当知止于慈，为子当知止于孝。知一止处，自能定，能静，能安，能虑，而后能得。所得仍是此慈孝止处。而对如何慈如何孝的功效次第，则逐步有进了。此与近代西方科学进步的观念大不同。

(五)

朱子曰：“譬如百寻之木，根本枝叶，生意无不在焉。但知所先后则近道耳。岂曰专用其本而直奔其末哉。”今按：今日号称为知识爆破时代。朱子则曰：

“天下无一物非吾度内者，亦无一事非吾之所当为。”则知识爆破，亦非一害。但恨无人知其本末，审所先后，人各专家，惟我为是，则大病丛生矣。中国人言体统，能成体，斯有统。随时随地，各为所利，寻求知识，斯已失其大本，无体统可言，此则其病也。

又曰：“瑟侗赫喧，若有主于中，而不能发于外，不是至善。务饰于外，而无主于中，亦不是至善。”程明道言：“与其非外而是内，不若内外之两忘。”今按：道家每多重内轻外。墨家兼爱，则饰于外，无主于中。明道之内外两忘，非主无内外，乃主不偏执一端以相争。如西方人，则专务外而忘内。

（六）

朱子曰：“理不是在面前别为一物，即在吾心。人须是体察得此物诚实在我，方可。譬如修养家所谓铅汞龙虎，皆是我身内之物，非在外也。”今按：此说非忘内外，乃是合内外。心与理一即如此。然亦非谓心即理。

问：“物之无情者，亦有理否？”朱子曰：“如舟只可行之水，车只可行之于陆。天不曾生个笔，人把兔毫来做笔。才有笔，便有理。”今按：此处说有理不必兼有情，舟车与笔皆人做出。许多理不尽自天生，尽有由人做出。西方科学发明了许多物，即是发明了许多理。今人争，有了飞机才始有飞机之理。抑

是先有了飞机之理，始有飞机。如朱子此条，是主有了飞机，始有飞机之理的。但须因于其他理，才发明出飞机之理来。不能违逆了其他理，来发明出飞机之理。则仍是理在先，物在后。天在先，人在后。近代科学家乃欲凭发明来反抗自然，征服自然，此恐与朱子此条义不同。而亦引生出种种意外，如水污染、空气污染之类。此亦自然之表示反抗也。但究竟将来自然征服了人生，抑又人生征服了自然，则有待科学家之继续发明。

又说：“表便是那外面，里便是就自家身上至亲至切，至隐至密，贴骨贴肉处。”今按：此条亦可来说科学发明。如创制出一飞机许多理，他人皆知。但有些处，是发明家内心独运，他人知不到。中国古圣先贤发明许多人文至善处，亦如此。如父慈子孝，举世人心莫不皆然。又说：“颜渊说夫子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博我以文，是要四面八方都见得周匝无遗，是之谓表。至于约我以礼，又要逼向身己上来，无一毫之不尽，是之谓里。”今按：孟子曰：“人皆可以为尧舜。”此乃大体言人类平等，彼可为我亦可为之意。但人类终有大慈至孝，非人所及者。科学只待专家去做，但亦有能与不能。朱子又说：“粗是那大纲，精是那里面曲折处。”其实科学亦只是外面大纲粗处，故可逐步推进。则科学亦等如博我以文。至要是在里面曲折处。须待人人时时地地去推极到至善处，乃是

约我以礼。却无法说进步。如周公之孝，岂能说比舜之孝进步了。闵子骞之孝，又岂能说比周公又进步了。止于至善，是在精处，却不宜言进步。今人谓古人已过时，不及今人，是只知博文，未知约礼。但未细读《论语》，则于博文处仍为有憾。

(七)

朱子曰：“心不可有一物，外面酬酢万变，都只是随其分限应去，都不关自家心事。才系于物，心便为其所动。其所以系于物者有三，或是事未来，自家先有个期待底心。或事已应过去了，又却长留在胸中，不能忘。或正应事之时，意有偏重，便只见那边重。都是为物所系缚。到别事来到面前，应之便差了。圣人之心，莹然虚明，无纤毫形迹，一看事物之来，若小若大，四方八面，莫不随事顺应。此心元不曾有个事。”今按：此条论忿懣好乐忧患恐惧诸情绪诸事，均不可留于心中。心空无物，才能应物得当。又说：“孔子畏匡，文王囚羑里，死生在前，圣人元不动心，处之怡然。”今按：孔子言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。孟子言四十不动心。此心仍须学来。

朱子又说：“有心于好名，遇着近名底事，便愈好之。有心于为利，遇着近利底事，便贪欲。”今按：这便要看此心之志。故曰志于学，曰志于道。若只要心中无一事无一物，又差了。朱子又说：“此等处须

是存养体验，自做得些工夫，当自见之。难以浅识悬断。”今按：中国学问，主要便在做工夫上，却不宜专在文字上去求。西方科学家脱离不了一间实验室，中国人文之学则以人间世为其实验室，主要实验者，即是吾此心。

又说：“圣人之心周流应变而不穷，只为在内，而外物入不得。及其出而应事接物，又不陷于彼。”今按：孔子曰：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。”贫富只是外面事变，只在物一边。遇贫当求心能乐，遇富当求心能好礼，所求都在自己心上。若贫必求富，则求在外面物上，不在自己心上，自己又如何作得主。却先把己心丢了。

又说：“忿懣之类，在心上理会。如亲爱之类，又在事上理会。心上理会者是见于念虑之偏，事上理会者是见于事为之失。”今按：西方人多用心在事上理会，却忽于心上理会。念虑偏了，事为自多失。故西方人亦多忿懣。不于心上理会，故少亲爱。中国人则多知忿懣在心上有差了，但更知亲爱在事上亦有差，此处更当学。

朱子曰：“彼之不可教，即我之不能教。可与能，彼此之辞也。”今按：人孰不亲爱其子女，但为父母者不能教，非子女之不可教。人又孰不亲爱其国，但非在下者之不可治，乃为之上者之不能治。明于此，彼此之间则无不可亲之家，无不可爱之国矣。今日国

人不亲家，不爱国，而徒生忿懣，是皆不明于彼此之辨耳。孟子只说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但未说人皆能为尧舜，此亦彼此之辞。

朱子又曰：“能使人兴起者，圣人之心也。能遂其人之兴起者，圣人之政事也。”今按：此惟中国人有此观念。近代西方民主政治，只论下一项，再不及上一项。朱子又曰：“只我能然，而人不能然，则不平矣。”今按：西方人则只在法律前求平等，不在人与人间求平等，此又是双方文化大相差异处。

(八)

朱子曰：“吾儒唤醒此心，欲其照管许多道理。佛氏则空唤醒在此，无所作为。”今按：西方人尽忙在有所作为上。无所作为时，则不见有此心。

又曰：“圣贤说，行笃敬，执事敬。则敬字本不为默然无事时设。”今按：西方人终日忙于事，何以不言敬。此因中国人言行事，皆指在人群中与人相处，对方有人，故须言敬。如孝弟忠信，修齐治平，对方皆有人。西方人如经商，乃为牟利，非为对方。小心细心谨慎即可，不须有敬。如为政，能保持权位即可，亦不须言敬。如治学，如科学，对方尽是物，亦不须有敬。如哲学，乃从客观求真理，超一切人事上，亦不须言敬。只进教堂礼拜，对耶稣上帝须有敬，但亦对神，非对人。程子言：“写字时一心在写

字上，非为要字好，只此是敬。”此乃为养此心之敬，非对字之有敬。若在西方，写字时一心在写字上，不为要字好，便要写得快，勿写差，说不上敬之一字。

问：“理在气中发现处如何？”朱子曰：“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，便是理。若气不结聚时，理亦无所附着。”今按：普通只言理寓气中，此条言气不结聚，理亦无所附着，此义似少注意。万物亦从气之结聚生。气不结聚，物也无法生，哪来有理。心属气，心不结聚，理亦无所附着了。敬只是心气结聚，故能见理。心不结聚，理于何见。家人相处，亦须其心结聚，乃见有家有理。家人心不相结聚，家亦不见，理于何存。朱子此条义，大值发挥。西方社会群奉个人主义，人心不结聚，惟赖法律为之维持。一集团即有一集团之法律，一厂家亦有一厂家之法律，甚至一个家庭一对夫妇亦然。倘无法律，人生便分散成个人的。中国人生则重礼不重法。此又是中西文化一大异。

朱子曰：“天地之间，有理有气。理也者，形而上之道也，生物之本也。气也者，形而下之器也，生物之具也。是以人物之生，必禀此理，然后有性必禀此气，然后有形。其性其形，虽不外乎一身，然其道器之间，分际甚明，不可乱也。若刘康公所谓天地之中所谓命者，理也，非气也。所谓人受以生，所谓动作威仪之则者性也，非形也。礼运之言，其曰天地之